



齐鲁大学长柏路上由东到西一字排列的别墅群，早年前我常常混淆，一是在于它们的造型、材质有些相似。以教学八号楼为中轴线，楼东面为1至5号，西面是6到12号，其中3号与6号、4号与7号相似程度很高，如同容易混淆的李生一般。再一个是门牌号。早年长柏路别墅群的门牌号是由西向东排列的，导致过去的号码与现在的数字之间差别很大，当你知道了这个缘由时，便会明白为什么长柏路11号的老舍故居曾为2号了。

要论齐鲁大学长柏路上哪栋建筑最漂亮，真是很难取舍。人间四月天，踏青正当时，在这个季节里漫步校园，长柏路上最美的建筑无疑是3号——那栋掩映在紫藤花中的青石小楼！从烟筒到地基全部是青石砌成，在这一排别墅楼中，仅6号楼从建材到样式与它颇为相似，给人以坚固利索的感觉。但3号小楼楼南有一个紫藤长廊，十多株藤蔓已经爬满枝头，株株盛开，串串绽放的紫藤花摇曳在枝头，与白色的花架搭配更显清爽，将此处装点成了一个浪漫的淡紫色的长廊，引得校园的大学生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。

今年59岁的陈师傅，正带着三岁的外孙女在门口玩沙子，他

【历下亭】

□黄杏林

五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。记得小时候，大门外有好多槐树，从春天槐树一发芽，我就惦记着，总盼着嫩绿的枝叶里早点冒出一串串小白头。一旦树头嘟嘟噜噜白花花了，南风会径直把诱人的甜香吹进院里，香气越浓，花就越盛，花越盛，越迷人。循着花香，我和姐姐们来到满树飘香的那片大槐树下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采花忙。

说采花，其实我们爬不了树，不能直接从枝头上采花，只能站在树下够花。姐姐们负责够，我负责捡，一边往篮子里撷，一边还不时地往嘴里捏一把。那鲜美的绝对环保的槐花，吃在嘴里，别有一番清甜清爽的味道。

满满一大篮子槐花，能做一顿槐花宴了。槐花可以摊上三和面蒸菜窝窝，可以摊在笼上撒上千面蒸扒拉子，可以摊鸡蛋饼……不管是哪种吃法，都需要用蒜泥、酱油、醋、香油调成的汁

【口述城事】

□钟倩

小区十字路口的书报亭要关门了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好像要失去一个老朋友，有些怅然若失。

最早的时候，书报亭是书报摊，由附近一家单位退休下来的两位老人经营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经常从这里给我买《小学生作文》、《童话故事》，等我上初中，每个星期都要来买《时代影视》，接过杂志，我总要飞快地浏览一番。买杂志的钱都是积攒下来的早饭钱，但我认为非常值得，到了学校，杂志还会被班上同学“哄抢”！

不知何时起，书报摊换成了书报亭，整洁靓丽，不再灰头土脸的了，但书报亭内部空间很狭小，不足三平方米，两位老人只能容下一人在里面坐着。老太盘着头发，头发全都白了，她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和周围摆摊卖东西的人打成一片，大多时间，都是她在报亭里。有些时候，老先生也会过来替换老太，他戴着一副眼镜，不苟言笑，但非常认真，遇到想买的杂志没有，他会

# 紫藤花开长柏路

文/画 张国华



一家五口就住在3号楼一楼东户，他的父亲过去也在这里工作，自己的童年曾在长柏路一号度过，1974年参加工作后就在山东医学院做后勤，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四十年。小时候捉迷藏从这幢小楼藏到那幢，这一排的小楼他都很熟悉，有几幢从里到外结构都是一样的，壁橱、地下室、厕所都是一样的位置。3号小楼现在只有一

楼住有东西两户人家，建筑坐北朝南，大门朝北。而陈师傅家的南门原是通往别墅花园的旁门。二楼是一户，为原山东医学院院长蔡和居住，现在二楼空置了许多年。在陈师傅的引领下，我由西户正门上得楼去，木质楼梯坚固，楼上人去楼空，房间有五六间，也是红漆木地板，厨房的墙上满是油烟，看得出闲置有些年了。

## 趣说槐花

儿配着吃才出味儿。那真是香、甜、咸、酸、辣五味俱全，好吃极了。

用槐花做美食，世人皆知，不足为奇，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遇到了两次妙用槐花的新鲜事，至今想起来，仍忍俊不禁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全国兴起了除四害，讲卫生运动，苍蝇被列为人见人打的四害之一。当时，我们每天午休和课外活动时间，都要出去打苍蝇。我们把打死的苍蝇，用专用的竹镊子装到纸袋里，第二天交给班长统计数字，按数量，每周评选出除四害先进人物。开始，班长还一一打开袋内核对数量，后来老师就不让班长打开看了，自报数量就行。我们班上有一位调皮男生，他爱玩，爱出洋相，就是不爱打苍蝇。为此，班会上他经常受到点名批评。可有一天，他突然觉悟提高，交了半袋死苍蝇，大家都十分震惊。此后几天，他交的

死苍蝇越来越多，老师连连表扬他。一日，班长随手打开纸袋一看，彻底暴露了“苍蝇”的真面目，原来他交的全是槐花骨朵！全班见此真相，都目瞪口呆。私下里，我们议论起来，还有点佩服这位同学的想象力，难为他想得出来，让槐花骨朵冒充死苍蝇，还真像！隔着纸袋摸，根本摸不出破绽。只是委屈了清香洁白的槐花，扮演了这么一个丑陋肮脏的不光彩的角色。

还有一件事。有一年“五四”青年节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女生的一个舞蹈，经选拔，应邀参加全市青年联欢节的演出，我们兴奋极了。记得，演出的地点是在原山东医学院附小礼堂。我们这群小姑娘，为演出成功，为学校争光，苦练了半个月，又精心准备了红红绿绿带黑兜兜的民族服装。化妆时，为了和民族服装协调一致，我们在头上挽起了两个圆圆的发髻。一切准备就绪，

快退休的陈师傅两口平时给子女看看孩子，还在小楼的南面种了点蔬菜，稀稀疏疏权当玩了。我开玩笑地说，陈师傅在这市中心住洋房，种菜地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他在栅栏里还种着一株凌霄，已经攀爬到栅栏上了，临走时邀请我，等凌霄花盛开时再来画画凌霄和他的小洋楼，我欣然答应。

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，带队老师让我们再到院子里，熟悉熟悉动作，演练演练。

一进大院，扑鼻的花香，沁人肺腑，抬眼一看，一串串槐花正在怒放。一个小伙伴，在小树上拍了一串，闻了闻，便顺手插在了头上。大家一看，这一点缀，还真漂亮，就都争先效仿。老师看着效果还真不错，又试着把一串槐花缠在发髻上。哇！太美了！于是我们纷纷用槐花这样装扮上。为防止花环脱落，我们用发卡牢牢地把它别住。没想到，直到谢幕，十多个姑娘，竟没有一个人掉了花。可能是槐花为我们添美增色的原因，正式演出时，我们美滋滋的，精神状态格外好，跳得特别带劲，特别整齐，特别成功。我们的舞蹈，得到全场观众的好评，也受到了团市委的表扬。我们巧用槐花做装饰品，以美壮美，这也算是开发了槐花的一种艺术功能吧！

## 再见了，书报亭

记录在本子上。

后来，我踏上漫漫写作之路，和这个书报亭的交集多了起来，有时是自己外出路过买回杂志，但大多时候，是写好一张字条，让母亲出去买菜时给我捎回来。

有一天，母亲回来和我说，“卖杂志的老太问我，你女儿是不是作家？”我赶忙问母亲，“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母亲的眼神里写满骄傲，“我回答说，是的，她爱写东西，文章经常发表，我都记不过来。”我有些忐忑，暗暗地想，自己只是个写字的人，称不上作家，但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父母眼中的孩子，永远是最棒的。我要努力写作，不让母亲失望，这是我写作最初的动力。

书报亭紧挨着十字路口，附近好多摆摊卖早点的，有一段时间，老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大白鹅，在报亭外面放养着，早点摊顾客吃剩的饭，都成了它的美食。大白鹅挺着长长的脖子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有时会叫上几声，引来一些孩子过来围观。

大白鹅像是书报亭站岗放哨的小战士，前来买杂志的人都会远远地向它行注目礼，很有范儿，给书报亭增添不少情趣。

这几年，我光临书报亭的次数少了，有些杂志从邮局订阅，偶尔心血来潮想起看什么杂志，才会去书报亭买，长时间不去，有些生疏，连杂志出刊的时间都搞不清了。外出时，有时遇见年轻妈妈领着三四岁的孩子去书报亭买漫画书，边走边看，迎着黄昏的晚霞，那场景格外温馨；我最感动的是，小区里很多身着校服的中学生放学时过来买杂志，他们是老顾客，老太都摸清楚谁看什么了，来了后直接递杂志，没有多余的语言，中学生拿到杂志，便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。

小小书报亭，好像是时间大网上结的一个鸟巢，人们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光顾一次，也有些人想什么时候来便什么时候来，随心所欲的样子。然而，这些五光十色的相遇，在岁月这只大手的神奇点化下，无形中化为缕缕情

丝，缔结在城市的土地上，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。去年，我先后几次听母亲回来唠叨，去书报亭买杂志，都是老先生在，没见老太，有些纳闷，以为她不凑巧回家了，或者有其他事情，没有多想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后来，听小区的人说，老太去世了，得的病挺急，我的喉咙里顿时像堵住什么东西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此后，我很少去书报亭买杂志，买也都是我写字条、母亲捎回来，出门路过书报亭，见老先生坐在里面，心底漾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——人和书会产生感情，人 and 人更会有感情。

如今，书报亭要关门了，像是要和一位老朋友告别，用沙哑的声音道一声“再见”，转身离开。想想，当年从书报亭买漫画书的小朋友都大学毕业工作了，书报亭陪伴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成长，输送无尽的知识 and 智慧，可谓功德无量。没有了书报亭，十字路口会变得寂寞起来。精神家园少了一扇窗户，我们的心如何安放？

## 实录

鳄鱼在动物种群里应该是最不受待见的动物，它们实在是生得太丑陋，丑陋得让人毛骨悚然。估计没有谁见过鳄鱼的笑容。所以，鳄鱼被很多媒体朋友称为冷血“酷哥”，也有的叫它们“阴险毒”。

【休闲地】

## 跑马岭记事——冷血“酷哥”

□赵峰

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的鳄鱼湾在步行区，一个不算太大的池塘。开业初期，兴盛的时候有二百多条鳄鱼，盘根错节如一根根的朽木，横七竖八排满了地，像是被无端砍伐后的林木现场。鳄鱼除了吃东西，很少有动的。从表面看去，鳄鱼湾好像是不存在，一片死寂，一点生气也没有，和比邻而居的猴谷简直两个天地。还有猴子的“近亲”——长臂猿，一天到晚嘶嘶力竭地喊个不停，在笼舍里可劲表演它们的全能体操。鳄鱼湾和猴谷一静一动搭成邻居倒是合适。鳄鱼的世界静得恐怖，它们有时游进水里，浮在水面的时候，方能看清那双轻易不肯睁开的眼晴，居然是那样亮，闪着幽深的冷光。它们更多时候是在几乎和它们肤色差不多的泥地上，紧贴着地皮趴着。偶尔也潜进满是淤泥的水底，伪装成一摊泥。所以，不大的鳄鱼湾需要高高的铁栏杆围挡，这个无声无息的小世界，很容易被别人忽略。

除了偶尔去猛兽区冒次险，猴子们最喜欢逛的就是鳄鱼湾，可能对于这群悄无声息的邻居充满了好奇。在鳄鱼湾，猴子可以有恃无恐地跳进栏杆，极尽戏耍之能事，不是撩把水，就是弄块石子砸一下鳄鱼。那种占了便宜的开心，一副小人得志、沾沾自喜的神情。在步行区，猴子从来都以为这天下是它们的，常常摆出打败这里无敌手的架势。

在一个秋日的下午，阳光格外得好，游客渐稀。一群有几分痞气的猴子吃饱睡足之后，又来鳄鱼湾戏耍。一千队伍浩浩荡荡，似乎是要在这里摆一个擂台，看看谁最滑稽，谁最出彩。对于这群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居，鳄鱼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安静，还是木刻一般。这种安静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一种习惯。这些家伙们活得很单调，相互之间也没有打闹、嬉戏。

进入鳄鱼湾的猴子使出了浑身解数，翻跟头跳栏杆，有时还下到湾里，踩着鳄鱼的脑袋，摇晃着身姿跳舞，也有的在鳄鱼身上行走。一声不响的鳄鱼，忍受着这种近乎欺凌的玩耍，还是保持着沉默。就在猴子玩得最尽兴、忘我的时候，有只如同僵化了的鳄鱼，在眼睛微微启开的同时，突然闪电般地回头，一口就咬住了正在它头上兴高采烈的猴子，围观的游客还没有明白过来，鳄鱼和猴子就迅疾消失在水中，只有水面上泛起的一大片殷红。

猴群一哄而散，树未倒，猢猻也散了。真是一场以静制动的经典版本。不久，猴群被赶进猴谷，虽然仍和凶残的鳄鱼毗邻而居，但那被咬死的悲剧却再也不会上演了。